

35年前的寒假日记

□李守亭

近日整理书橱,我找到一个红色塑皮本,内页已泛黄卷边,原来是我35年前的寒假日记,于是一页页翻看,也翻开了尘封的往事。

时光回溯至1991年,当时我在寿光师范学校读书。日记中的文字虽显稚嫩,但真实记录了那段青春岁月。感谢当年的我,在那些看似寻常的日子里,能够坐下来静下心来,一笔笔记琐碎的日常,把一帧帧时光册页送给今天的我。

2月6日(庚午年腊月廿二) 天气:多云

今天我们放寒假了!

归心似箭。下午上完最后一节课时,天色已晚,我想大概赶不上回老家的最后一班公共汽车了,但转念一想,还是去汽车站看看吧,万一能赶上呢?我匆匆赶到汽车站,看到最后一班车即将发车,赶紧买票上车,竟然找到了一个座位。这次真幸运!

“天无绝人之路”“车到山前必有路”,当遇到困难或烦恼时,我就会想起这两句话,使我鼓起勇气,摆脱困境,走出低谷,走向希望。我要继续把这两句话当作座右铭,直面困难,走好以后的路。

我打算过一个充实、愉快而有意义的寒假,不浪费一分一秒时间。一是自己加强学习,还要帮助妹妹把学习搞好。二是坚持写日记,每天晚上坐下来梳理当天的事情,慢慢提高写作水平。

抚今追昔:或许从这次寒假日记开始,我从未停下手中的笔。半年后师范学校刚毕业,我的散文诗登上了报纸,成为我登上家乡讲台的序曲。我一边教书、读书,一边不停地写作。我写进了电大汉语言文学班、师大中文系,写进了家乡报社,写进了融媒大厦。神奇的文字在不同时空转换间,我由业余通讯员成为首席记者,由校报编辑成为党报编辑、高级编辑,由文学小白成为省作协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。我用手中执着的笔,写出了心中多彩的梦。

2月15日(辛未年正月初一) 天气:阴

一阵阵鞭炮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,我睁开惺忪的睡眼,天色仍黑,困意仍浓,但不得不起床,因为今天日子特殊——马年过去,羊年到来!我觉得过年习俗还是老一套,多少年来没啥新意——给亲朋好友拜拜年,逢人便说“过年好”,大伙在一起拉拉呱、喝喝酒……

不过,今天还是蛮有收获的——有幸和同学们聚会交流。聚会是在一位女同学家,来了男女同学17人,都是小学或初中同学。一番聊天之后,我们到供销社门口合影留念,定格我们的“同窗情”。

抚今追昔:时代在变,人们的过年习俗和观念也在变,从见面拜年到电话拜年,再到短信拜年、微信拜年、视频拜年;从“围炉守岁话家常”到“旅行过年看世界”……变的是形式、载体和时空,不变的是浓浓的年味、过年时的万家灯火和至爱亲情。

2月18日(正月初四) 天气:阴

今天下午,我与妹妹去看望姥爷,他说近来吃饭可以,身体状况还不错,这下我们放心了。我到供销社照相馆请来一位女摄影师,到敬老院给姥爷照了相,我们三人也照了合影,留作永久的纪念。她要我们四五天后去取照片。

抚今追昔:谁也不曾料到,1991年3月6日,仅隔半月,姥爷竟溘然长逝,享年81岁。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照相,也是最后一次。令人欣慰的是,他走之前,我让他看到了照片,也让他的四个女儿各存一张。我们有了这份珍贵而永远的念想,每每看到,老人如在眼前。



垂钓之乐

□肖胜林

第一次钓鱼,是被朋友怂恿着去的。鱼竿是朋友的,饵料也是朋友的。他领我进村后,寻得麦地一侧一条水沟。初冬,麦苗新生,田间墨绿,一种叫做“鸦来”的鸟儿飞来飞去。大自然真的很美好,我不自觉想起陶渊明“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”的诗句。

朋友教我调漂、甩竿,然后便不再管我,自顾自在水沟北侧聚精会神垂钓。现在想来,那条水沟的鱼资源真好,我第一次钓鱼,手忙脚乱,鱼钩常刮在衣服上,鱼线也会甩到芦苇上,但那次实实在在的钓到了十几条板鲫。这就足够了,钓鱼之瘾就此种下。从此,如有闲时间,必去抡两竿。

钓鱼,往往不计天气好坏。阳光明媚且无风雨,是最舒服的垂钓时光,这种好天气垂钓,身心俱爽。或春或秋,西北天边飘过来一片云,然后细雨霏霏,却也不必收竿回家,真真切切地体会一把“斜风细雨不须归”的悠然;有时是看预报会有雨,还是携了渔具出发,往往雨中垂钓,淋成落汤鸡,也不在意;垂钓也不论寒暑。冬天天寒,尤其早上,呼气成霜,依旧会早起,寻一河沟,破冰、打窝、下钩。站一会儿,脚凉手凉,瑟瑟发抖,确实遭罪,却要坚持,靠到日头西斜。

钓鱼,享受的是垂钓的过程。到了野外,四周安静,除了远处的天籁之声,和偶尔的几声鸟叫,再无声响。心里莫名轻松快乐起来,就连寻找钓位,也脚步轻松。打窝、拌饵、抛竿入水,一气呵成。知道鱼不会马上咬钩,便会抬头看看天,天上白云朵朵,云卷云舒;会看看微波粼粼的水面,一只白鹭正在水面上悠闲地飞;也会看看对岸,对岸成片的野花,在风里轻轻摇曳。

半个多小时悄然过去,该“发窝”上鱼了。人坐在岸边,不再四顾张望,只目不转睛盯着浮漂,心无旁骛。风刮了又停,雨落了又住,雪晶子变成了飘扬的雪花,可这又能奈垂钓者何呢?此刻,垂钓者心之所向、目之所及,天地间,只有那水中的小小浮漂。浮漂的每一次轻微抖动,都会让人的心跟着颤动。待鱼上钩,浮漂猛然下沉,钓竿顺势扬起,鱼儿入了鱼护,整个人瞬间被欢喜填满,这份纯粹的欢喜,直达身体的每一个细胞。

其实,钓鱼久了,已不在乎鱼获的多少。早起携鱼竿赶往野外,日落西山方归,哪怕是仅仅钓得三五尾鱼,心情也是舒畅的。这样想来,钓鱼应该贪恋的是远离尘世,独坐水边,无人叨扰的安宁;沉醉的是不思过往,不忧将来,放空心境的片刻自在。此,即为钓鱼之乐吧。

跟着林黛玉学读书

□孙玉晔

作为一名读书爱好者,我会特别留心他人的读书之道。最近重读《红楼梦》,我发现林黛玉不光才情横溢,更是大观园里一位深谙文字的读书人,她对阅读的领悟,放在今天也只不过时。

第二十三回讲到,黛玉收下宝玉给她的《西厢记》便浑然忘我地读起来,边读边觉“词藻警人,余香满口。”看完书后久久回不过神来,“心内还默默记诵”。可以想见,她必定每读一句便在唇齿间默念一番,直到那些词句沁入心田。后来在园中偶然听到有人唱《牡丹亭》,她马上停下脚步仔细听起来,感慨道:“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。可惜世人只知看戏,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。”一句话,流露出她对文字超乎寻常的敏感与鉴赏力。听到唱词中有“如花美眷,似水流年”。她边揣摩,边想唐代崔涂写过的“水流花谢两无情”和南唐李煜的“流水落花春去也,天上人间”,又联系起刚看过《西厢记》中的“花落水流红,闲愁万种”,越揣摩越伤心,竟不知不觉流下泪来。这些藏在心底的诗句顷刻间被唤醒,正是她长久沉浸于文字世界的回响。

黛玉不仅阅读量大,还擅长把读过的书化为己用。第四十五回,秋雨淅沥的潇湘馆,她独自就着荧荧的烛光翻看《乐府杂稿》。读到《秋闺怨》《别离恨》时,书中的离愁别绪触动自己寄人篱下的悲哀。她马上提起笔,仿照《春江花月夜》的格律,写下那首凄美的《秋窗风雨夕》。

最让我佩服的,还是第四十八回她教香菱学诗的那一段。她们的对话,堪称一堂生动的阅读指导课。黛玉先给香菱讲了作诗的几个基本规律,香菱问她是不是“格调规矩是末事,词句新奇为上”。黛玉说,道理本没有错,但是说起来,词句也不是关键,“第一立意要紧”要“不以词害意”。这个说法,放在现在依然是清醒的:读诗读文,要用更多的精力领会作者的立意和视角,而不是纠缠于辞藻是否精致。

听到香菱说喜欢陆游“重帘不卷留香久”之类的诗句,黛玉劝她“断不可看这样的诗。你们因不知诗,所以,见了这浅近的就爱,一入了这个格局,再学不出来的。”她主张“取法乎上”,并给香菱开出书单:先精读王维、杜甫、李白三位大家的作品以“作了底子”,再读陶渊明、应瑒(建安七子之一)、谢灵运、阮籍(竹林七贤之一)、北朝庾信、南朝鲍照的诗。先读经典诗打基础,再通过泛读开阔眼界、融会贯通,黛玉给香菱搭建的这套阅读体系,何尝不是每个读书人的入门路径?

香菱读完黛玉“划重点”的几首诗后,跟她换书。黛玉问她“可领略了些滋味没有?”香菱讲出自己的想法,黛玉立刻肯定了她,并跟她讨论起来。她说,只有多讨论才能进步。这一步,恰恰暗合了读书至为关键的一环:在交流中思想碰撞,在对话里获得共鸣。

跟着黛玉学读书,学习她将文字读进生命的热忱。读书终究是件诚实的事,你投入几分专注,文字便回赠你几分滋味。

